



名家档案

叶辛：著名作家，中国作协原副主席，上海市文联原副主席。

猫洞河上蜈蚣桥

叶辛

1970年初夏，正是春耕大忙过后的农闲时节。我去修文县谷堡的村寨拜访几位知青朋友。

从我插队落户的砂锅寨到修文县城有40多里地，头天步行到了县城，赶了一个热闹的大场，借宿在修文县图书馆馆长家里。馆长是我到砂锅寨时认识的，他离开砂锅寨时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我去县城玩，并且说去了不必找旅馆，可以住在他家里。在他家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他听说我要去谷堡，告诉我从县城到谷堡要路过蜈蚣桥，蜈蚣桥建在猫洞河上，是一座古桥。为啥叫猫洞河呢？像猫跳河一样，当地的苗族、汉族老乡把老虎叫作大猫，猫洞河讲的就是蜈蚣桥两旁的山洞里有老虎的窝，想象得到那一片的山山岭岭特别地安静偏僻。穿过整个蜈蚣坡，有时候你都遇不到一个人，走这截山路，一定要小心又谨慎！一旦走累了，你就到蜈蚣桥村里去歇歇，找口水喝。图书馆馆长还让我把随身带着的黑布伞留在他家，他拿出了一把黄色的桐油布伞，对我说：一般是碰不到的，但是万一山路上碰到了老虎，你千万不要怕，也不要跑，张开这把伞，老虎看见张得那么大的黄颜色伞面，不敢扑过来。

我连声向馆长道谢，带上大桐油伞，忐忑不安地走上了去谷堡的山道。心里还在懊悔，早知道这路上那么危险可怕，我就不到谷堡去了。

一大早上路。

我先找到了王阳明先生被贬谪到龙场时凭吊过的三人坟，这位明朝文人就此写下了流传千古的《瘞旅文》。我一边想象着王阳明先生的悲悯情怀，一边想象着他为什么要为三个素不相识的旅人垒坟。

昨天晚上有雨，今天上午虽然无雨，但天仍阴着。三人坟旁边的五尺古驿道上像擦了油，溜滑难行。往猫洞河边去是一路下坡，我小心翼翼地踏着山石一路走去，到了猫洞河边，果然什么人都没有遇到，只见河水清澈见底，为啥昨天晚上下过雨，河水并不浑浊呢？抬头四顾，原来蜈蚣坡被层层叠叠的绿荫笼罩着，雨水漫坡流入河道里，已经被浓厚的绿色植被过滤了一遍。沿河走去，蜈蚣桥在我前面显得分外高大雄踞，3个大圆拱顶起的桥石，都呈潮润的褐色。走上桥面，竟然足有十来米宽。想象一下五六百年之前，要在如此偏远闭塞的山乡里建这么一座三孔大石桥，我们的古人不知花去了多少人力和物力。

慨叹之余，走进蜈蚣桥村去，问村民要一口水喝的同时，随口问了一个苗族老乡一句：你们今天出工吗？老乡说，秧子栽完了，趁着农闲，抓紧开会，评定各家各户救济粮、回销粮的等级。一面喝水，一面望着蜈蚣桥村寨上的茅草屋、饱经岁月沧桑的木板房，我只觉得坐落在大山深处的蜈蚣桥村，比我插队落户的砂锅寨还要贫穷。

当知青的年月里，因在耕读小学里教书，很少有往更偏僻蛮荒的山乡里走动的机会。这一次路经蜈蚣桥的细节，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今年夏天，贵州省作家协会邀请我重访修文县，去的第一个目的地竟然就是蜈蚣桥村。车子从贵阳住地出发，一个小时就来到了蜈蚣桥和蜈蚣桥村。盛夏的太阳照得猫洞河水似一条碧带，飞溅起雪白的浪花。让我惊喜的是，蜈蚣坡上的绿荫更加浓郁了，顺着更显沧桑感的古驿道去寻找三人坟，原先五尺宽的路都被两旁疯长的茅草遮掩成了一条崎岖小路。而当年那座由奢香夫人开建、历经100多年修成的蜈蚣桥，自从评上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已经只允许人步行过桥，而禁止车辆通行了。我们的车子要过，得多开半里路，经过在猫洞河面上又建的一座崭新的蜈蚣桥。司机说，再重的大汽车从新蜈蚣桥上过，都没啥问题了。

我56年之前见过木板房、茅草屋的蜈蚣桥村，早已不见了踪影。赶过来接我的朱书记和蹇副镇长，指着一大片山间别墅群的小楼说：那就是你50多年之前进去过的蜈蚣桥村啊！所有的农舍都是在原来的宅基地上建起来的，矮平房变成了二三层楼，多出的房子汉族、苗族的老乡都拿来做民宿。重庆武汉那边过来避暑的人，一年比一年多啦！蹇副镇长是从我插队的久长调过来的，我盯着她问：蜈蚣桥村里还有贫困户吗？还有人要救济粮、回销粮吗？她乐了，告诉我：哪里还有这种事啊，这里的老乡连苞谷饭都不吃了。一旁的修文县政协副主席李小龙补充说：叶老师，刚才你在车上看到满坡满山的苞谷，一到成熟以后，老乡们把苞谷连秆带叶子一起收割下来，打包捆在一起，通通卖给畜牧场，收入比卖苞谷还要高哩！

哦，不到乡回来，这样的信息真是听不到。回想起当初青时钻进苞谷林里收获苞谷季节的那股闷热，手臂被苞谷叶割出血丝丝的日子，我望着猫洞河上的新老两座蜈蚣桥，心里说，山峦群峰还是当年的样子，但山里老乡的生活大变了样。

围坐着聊天时，我问蜈蚣桥村里的老乡，现在你们想到最多的，是做些啥子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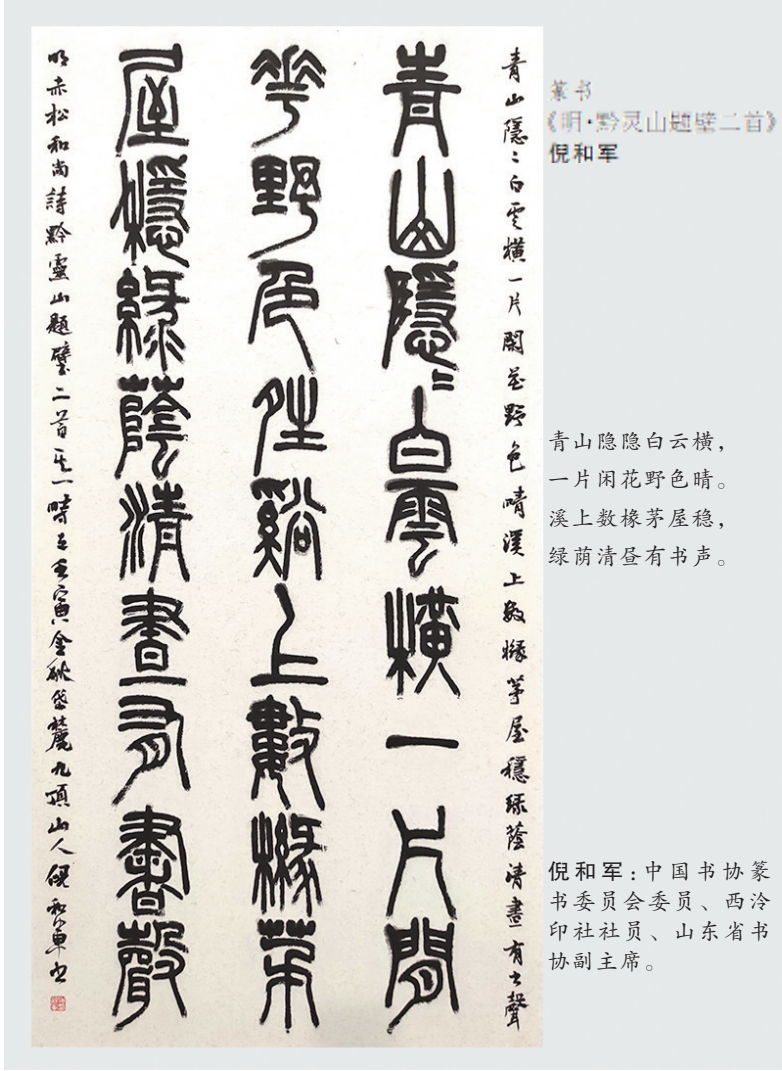
老乡们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，要把蜈蚣桥周边的景点开发出来，把天生桥，把峡谷里的瀑布，把百步桥一个个景点介绍出去，让更多的客人夏天到我们这里来避暑，过快活安逸的日子。

说话间，猫洞河岸边，停靠的小车、吉普车越来越多，车上下来的旅游客人都悠闲地在风景如画的山道上散步。老蜈蚣桥、新蜈蚣桥上下，更多的游客在那里摄影、欢叫，相互撩起猫洞河水逗趣。

朱书记对我说，现在蜈蚣桥村里的妇女、老人、娃娃都晓得，要保护好家乡的山水生态，维护好民族的人文生态，山乡人的幸福生活才得以长久。



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



篆书  
《明·黔灵山题壁二首》  
倪和军

青山隐隐白云横，  
一片闲花野色晴。  
溪上数椽茅屋稳，  
绿荫清昼有声书。

倪和军：中国书协篆书委员会委员、西冷印社社员、山东省书协副主席。

海隅一纸寄家山——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观感

■ 流泉

淑柔，南枝，木生，  
三个寻常的名字，  
三颗不染尘埃的善心。

三十二年往复的书信，  
承载亲情沉甸甸的重量，  
印下矢志不移的人生辙痕。

十八载遥罗遥寄潮汕的侨批，  
字字藏着情谊的温热，  
笔笔尽是感恩的回馈。

五十年望穿秋水的守候，  
十八年焚心蚀骨的煎熬，  
一世郁结的委屈怨怼，  
终在曼谷的晨光中消融，归于澄明。

致敬，岁月中默默坚守的中国人，  
致敬，一颗颗质朴滚烫的中国心。

清夏

■ 蒋郁相

路过昨天，身上  
驮满青草，及庄稼  
山花渐行渐远  
一朵分摊我命运的荷  
追随太阳，淤泥  
无法给它污点  
我只想争分夺秒  
谈一些旧事，选择  
原谅别人，乡间  
那片种来种去的土地  
和枝上的蝉鸣  
又唱了一曲  
阳光和露水的心思



回乡小记

■ 沈启震

离开家乡回到贵阳已经好几天了，我还沉浸在和亲人们相处的美好时光里。在威宁的短短两三天，感觉岁月静好、恬淡，亲情饱满、绵长，一大家子人，亲密相处，其情切切，其乐融融！尤其是对于离开故土生长的后辈来说，这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情感回归、民俗启蒙和文化熏陶、精神洗礼，以及价值认同！

谁能读懂我对故乡的悠悠思念哟！这份思念，一如北门河的清水长又长。北门河边，几步之遥，便是我亲爱的婆婆公公家，童年成长的经历仿佛就在眼前，清晰、生动、具体。彼时，建筑稀疏，阡陌纵横，河水潺潺。一到夏天，比我稍大的男孩子们都光着屁股在河岸上的一处水塘里“洗澡”（意即游泳、玩水），对于尚且年幼的我来说，常常有脱光衣服跑去和他们一起玩耍的冲动，奈何我自小家教严格，难被应允，只得望水兴叹；住在附近的人们经常在河水里洗衣服、洗菜，悠闲地聊天说笑，倘若其中一个说了句什么没头没脑的话，把大家伙逗得哈哈大笑，笑声顺着河岸，飘得很远很远……

如果把婆婆家比作一棵大树，那么，随着这棵树不断地分叉，我的舅舅姨妈、舅母姨父均由此生发，他们共同构成了滋养我一生的亲情生态。

此番返回，是大表哥的女儿出嫁。母亲曾经给我说起过，大表哥的奶奶和我的婆婆是亲亲的两姊妹，也就是说，大表哥的奶奶是我母亲的姨妈。母亲年幼的时候，经常背衣服去她的姨妈家洗，姨妈总会拿出一些好吃的给她。我遥想着当年的这幅场景，总觉得亲情的暖流超越了时空，虽然几十年就这样过去，代际更迭，但是，生活不变的是亲情，是亲情背后的血缘。

我的表舅和表舅妈早逝，以至于我对他们几乎没有印象。大表哥孔令华，1969年生人，长我8岁，小学文化程度，但是真正的才华、德行和学历无关。他自学成才，绘画、雕塑很在行，是老家远近闻名的民间艺人。我们还在老家的时候，孩童时代的胞弟和表弟在暑假里每日去大表哥处学习绘画，对大表哥，他们以“师傅”相称。

“师傅”的家，在这个小城的东面，已接近城郊边界。这片区域，是典型的老城——“宰羊坡”“当铺巷”“市场坝”“癞子巷”……，从这些小地名就可以看出深厚的农耕文明痕迹。时光仿佛在这里停滞，小街小巷深处，还看得到那些不知经历了多少年月的板壁房，石板路也被磨得锃亮，不知被哪位勤劳的街坊打扫得一尘不染，永远是那么干干净净，如镜面般反光，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个年代的熙熙攘攘、繁华热闹。

很多威宁人继承下先辈的老屋，至今依然住在里面。他们把已经歪斜的板壁扶正、加固、改造。于是，你大有可能就看到一半板壁一半水泥的房子，这种古今结合、新旧糅杂、不同材质连体的建筑，往往成为老家一道特别的风景，至少在其他地方我很少见到。在这样的居所里，往往承载着一个家族的故事——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、阴晴圆缺。一家人平淡凡俗却又其乐融融的，把日子过得与世无争、自得其所，好不快活、自在！

表哥把侄女的婚事办得大气又热闹，依他的性子，决然是不会在酒店里大办特办，而是选择了自办酒席，按照传统的方式，做最正宗的“水八碗”。街坊邻居们纷纷自发前来帮忙，做厨的、洗碗的、打杂的、提“统统”（意即总管）的，等等等等，好不热闹——这在城市里已经是难得一见的民俗——各方亲朋好友轮番登场，再次让我感受到乡土社会人情链接之强大、紧密和广泛。

为了保证食材的正宗和酒席的品质，表哥自己在乡下采买了一头粮食猪，对火腿这类乡土风物，他更是近乎执拗地考究、把关。所以，当我们抵达的第一天吃到第一顿饭的时候，我的眼光完全被那一片片暗红油亮的火腿所吸引，当那层薄如蝉翼的油脂在齿间温柔化开，咸鲜中透着熏香的余韵，仿佛有根无形的丝线瞬间扯动记忆的闸门，那些被调味料钝化的味蕾，突然被这口跨越光阴的滋味击中、唤醒，恍若儿时厨房里踮脚偷吃的场景就在昨日。那刻骨铭心的味道和记忆，是北门河畔风土的私语，是祖辈手艺凝成的琥珀，更是游子与故土之间永不断裂的脐带——纵使尝遍世间的珍馐美饌，也抵不过这一筷子带着泥土气息的乡恋。

年轻的时候，总想着逃离家乡，艳羡城市的高楼大厦，白日里在外打拼，只有到了晚上，才拖着疲惫的躯体，回屋吃饭、睡觉，早已没了社交的兴趣和热情。远在老家的人们，自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哪家不是阔屋大院，哪天不活在自然天地。我们在老家的时候，一样是两层小楼，一样是自有小院，鸡叫狗也叫，附近街坊家的鸡、狗也跟着叫；院子里，划出一小部分泥巴地来种些花草草，一到夏天，各种鲜花争奇斗艳，蜂蝶自来，在花瓣上飞舞；父母间或还种上一点小葱小菜，既可自吃，也可喂鸡。总觉这样的日子才叫日子，这样的生活也才是生活。

我在贵阳生活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，但是，我离开了吗？我从未觉得自己离开，感觉自己不过是一个有点贪玩的孩子，离开了家一段时间。我没离开吗？18岁之后，故乡只在梦里，在久远的回声里，在我深情的眺望里，在我回忆的文章里。18岁后，故乡便成了枕畔的月光，成了记忆深处一声悠长的叹息。它蜷缩在旧相册泛黄的边角，潜伏于方言中某个生涩的尾音，或是深夜窗前倏然掠过的风——分明触手可及，却又在掌心化作一缕潮湿的雾。那些年月，我总以为离乡不过是一场轻松的出走，却不曾想，自己已将根须扎进身后的土地血脉，每走一步，都牵扯出细密的疼。

我离开了吗？是的，户籍簿上的地址早已更改，可舌尖仍固执地眷恋着腊肉、血豆腐的烟熏火燎味；我从未离开吗？为何连婆婆和大舅坟头的野菊花开了几茬，都要从亲人口中听说。那些被钢筋混凝土格式化的昼夜，与屋檐下炊烟袅袅的黄昏，究竟哪一个才是生活的本真？

答案或许就藏在北门河永不回头的水花里，藏在表哥雕刀下木屑纷飞的路里，藏在大红喜宴上那水八碗蒸腾的热气里。它沉默着，等我在某个清晨或者黄昏忽然读懂：故乡从未是地图上某个经纬交织的坐标，而是血液中循环的四季，是基因里镌刻的密码，是每一次回望时，眼底倏然泛起的光。

花梨乡场

■ 何兴君

天刚蒙蒙亮，黔中群山之间薄雾慢慢散开，空气里裹着泥土与青草清新的气息。花梨镇隶属于贵阳市开阳县，坐落于县城东部的山坳之上，东边与瓮安县山水相连。伴着淡淡的晨光，热闹的花梨乡场，渐渐醒了过来。

一到赶场天，周边村寨的乡亲都会往这儿赶来。祖祖辈辈都是这样，山里人家的生计、平日常的人情往来，全都汇聚在这条老街上。

乡场沿街顺势铺开，拉成一条“一”字形长龙。路面大多是水泥硬化的，零零星星还留着几段被人踩得发亮的老青石板，藏着集镇多年积攒下的烟火印记。早先，这条老街是省道主干道，来往车辆川流不息。逢赶场的时候，长龙一般的街市人头攒动，道路两边摆满摊位，中间还要通行车辆，人车挤在一块儿，堵得寸步难行，走路都费劲。

这几年变化很大，政府修起环城路，把省道挪到集镇背后，大小车辆不用再穿街而过。少了车流的打扰，整条长街一下子敞亮清爽。摊位摆放得疏密得当，行人能够从容闲逛、自在通行，赶集的氛围也舒心了許多。

花梨自古就是山坳里的早码头，从前是米坪、龙水、中坪前往省城贵阳的必经要道。集市辐射范围很广，中坪、龙水、米坪、南龙、翁昭一带的乡亲，都到这里赶场。每到场天，长街上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，整条街道满是鲜活浓厚的烟火气。

清晨5点多，天色微微发亮，乡场就慢慢苏醒了。乡亲们挑着担子、背着竹背篓，顺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赶来。竹筐背篓装得满满当当，都是自家种的当季蔬果，还有进山采摘的山野鲜货。一路翻山赶路，汗珠顺着脸颊不断滑落。林间鸟儿啼鸣、乡邻之间闲谈说笑、竹筐相互碰撞的声响交织在一起，热热闹闹，又平和安稳。

太阳慢慢爬上山头，山间薄雾彻底散去。天光变得清亮，摊主们陆续撑开遮阳伞、搭起简易帐篷，沿着长街有序安顿摊位，摆好各样货品，等候远近乡邻。

正如“花梨”这个名字，这片乡场上蔬菜水果最为丰富，本地出名的蜂糖李更是不能错过。依托黔中山地独有的气候滋养，这里的蜂糖李果大饱满，表层裹着一层薄薄的果粉，果肉脆嫩、汁水充足，入口蜜甜爽口，没有半点酸涩，是大山送给花梨独有的美味。

带着晨露的豌豆尖鲜嫩水灵；山野蕨耙平铺在竹席上，带着山林特有的清润气息；一串串红辣椒悬挂起来，红火热闹，看着就让人欢喜。包着头帕的乡间妇女，挎着竹背篓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，挑选果蔬、讨价还价，一举一动都是常年赶集练出来的熟练。

7点过后，整条长街的烟火气彻底升腾开来。一把把阳伞、一顶顶帐篷连成一片，形成长长的市井集市。各色果蔬层层堆放，新鲜饱满。摊主仔细称秤算账，邻里之间说着地道的乡音慢慢议价，语气温和亲切。

逛得乏了，寻个小摊坐下来，一碗花梨凉粉必不可少。筋道滑爽的胡豆凉粉切成成长条，淋上红油、姜汁，再兑上酸甜的番茄汁，滋味香辣鲜香。一口吃下，熟悉的味道涌上心头，正是念念不忘小时候的味道。遇上外地游客驻足打听吃食物产，当地人也会耐心介绍，待人淳朴又热忱。

8点的阳光铺满街巷，果蔬表面的露水慢慢蒸发，果香与菜香四处飘散。街边空地上，几位白发老人坐着编织竹篮，细细的竹篾在布满老茧的手中来回翻飞，不多时就能编出雏形。小孩子拎着小小竹筐沿街追逐奔跑，为乡场增添不少活泼生气。

集市上人来人往，忙碌却不慌乱。山里人勤恳踏实，春耕秋收，按期赶场，年年如此。这份安稳寻常的烟火光景，在黔中山坳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。

离开乡场的时候，山风迎面吹来，身上久久萦绕着市井暖意。青山环抱着集镇，往来乡民黝黑的脸庞上挂着真诚的笑容，勾勒出黔中乡土最真实朴素的模样。

花梨乡场，装着大山百姓平平淡淡的日子，藏着山村岁岁不息的烟火温情。一篮篮鲜果青菜、一碗碗特色小吃、一个个躬身劳作的身影，拼贴出这片乡土鲜活动人的人间百态。